花楸树

简　平

一位远方的年轻朋友告诉我说，花典上属于你的花是花楸树。我先前一点不知道花楸树，所以我急急地问，它何时开花，因为我总以为绽放的花朵才是最美丽的。可朋友说，花楸树不但花美，叶子和果实也很美，都是不容错过的，从春到秋，至少可以看三季呢，得慢慢欣赏。

原来，花事也从容，真实的花期并不是短促的，也并不独在盛放时刻。以前，我不太理解那位被称作是“美国乡村圣人”的约翰·巴勒斯，何以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认识一种花草。为了寻访生长在池沼湖泊中的香睡莲，巴勒斯作了精心的准备，先是找来一只小船，然后把小船放到一辆马车上，驾车走了数英里的偏僻小路，或是在林中穿行，或是趟过有水沫飞溅的急流瀑布的小溪，再后来到一处通向黑潭的狭长水道。停车后，卸舟入水，孰料这水道竟是如此难走，因为水中有许多倾倒的大树，只能时而从半浸在水里的树冠中间挤过去，时而又低头弯腰从横搭在水面上的树干下钻过去；如果树干没入水中，那就得设法让小船从它上面强行蹭过去。他的确看到香睡莲的身影了，但他并不满足，在一整个夏季里，一次次艰难地前去观赏，最后，在一个清晨，他终于见到了那些根在黑黢黢的淤泥里，却有着星形花瓣并在风中哔噗作响、露出紫红色叶背的花朵儿的最美的姿态：闭合的花苞钻出水面，在阳光下慢慢打开；而不多时，花瓣重又合起，渐渐隐没于幽暗的水波之下。原来，香睡莲是一种在早上开放的花，中午一过，它就又闭上了。

看来，最好的欣赏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生命是一个环环连接的过程，每一段都有每一段自身的价值，都是不能轻视和忽略的。人们似乎都在急急忙忙地奔向所谓的成熟和成功，也往往只认这一段的精彩与辉煌，好像其他的都不值一提，不值一看。其实，这是不连贯的人生风景，有一天，如果细细回想，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不少的断裂，而许多时刻是贫瘠的。花事尚且漫长连丛，人的生命之花也应当在你所有的时空里盛开。

朋友告诉我，花楸树原产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我国，则分布于东北、华北至甘肃一带。花楸树生于海拔900至2500米的山坡或山谷杂木林中，可以春观叶，夏观花，秋观果。春天的花楸树，长有绒毛的叶片会从浅绿过渡到暗绿；初夏开始绽放，有两个月的花期，花为白色，清纯明净；秋天时则红果累累，染尽满坡满谷。朋友答应隔三岔五就会给我发来花楸树的照片，让我可以完整地观赏它一年的生长过程。这会是一次从容的观赏体验，我将平心静气地等待姗姗而来的春日、夏夜和秋时，并希望它能相应地契入我这一期的从容人生。

看老照片过清明节

张宝林

清明节那天，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已逝去的父母和岳父。

上午，我和太太把一大堆照片簿找出来，边查阅其中与父母、岳父有关的部分，边回顾前尘，缅怀最挚爱的亲人。

母亲早年留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张。那时，照相是很奢侈的事，一般百姓很少消受得起。我考上人大新闻系后，学会了照相，有一年回家，就和妈妈一起到长风公园玩，照了几张。还有一张，是弟弟给她和远道去上海的姨妈照的，姐儿俩正坐在桌前说话。后来，照得稍微多了些，有几张是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孙女站在门前晒太阳。那年，我曾把女儿送到上海呆了半年，后来母亲得了胃出血，我就又接回身边。母亲六十大寿那次，照了一卷，占了一本大相册里的好几页。那是1975年，我和太太、姐姐和姐夫专门从外地赶回上海，和弟弟一家为老人祝寿。有一张是，我们围坐在餐桌旁，母亲站着吹灭生日蛋糕的蜡烛。那天，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印花短袖衬衫，花白的头发还很浓密。她笑得是那么开心，旁边的我们也很开心。

有一本相册是1998年的，我们在图们姐姐家为父亲过八十大寿。那次，我和女儿从北京、弟弟弟妹和侄子从上海赶去东北。这次照片是侄子拍的，拍了好多，除了寿宴，还有许多合影，子女辈和父亲合，孙辈和爷爷合，每一家单独和父亲合。不用说，照片充溢着浓浓的亲情，老人的嘴都没合上过。

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百姓，一生平凡琐碎，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们为人都极正直厚道，做事都极规矩认真，对子女的身教重于言教。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至今仍在受用。

母亲生前选择把骨灰撒到吴淞口，我们照办了。父亲2003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子女商量后，决定让父亲去找母亲。我看了两次送灵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游船的船尾举行告别仪式，都是用红绸布裹住骨灰盒，都是带有余香的玫瑰花瓣伴着细白的骨殖，都是我们一抔一抔地把它们抛撒到滚滚的江水中，然后看着骨灰盒载浮载沉飘向远方……

一辈子当记者的岳父，曾为国家为人民做过贡献。他存留的照片很多，没办法都看，就挑了前年为他和岳母写传记的那些插图，浏览了一遍。

岳父和父亲同一年去世，相隔整整百天。那时候，北京正闹非典。人民日报不建议同事亲友搞告别仪式，但去八宝山送别的人还是很多。除了人民日报的同事、学生，还有不少前身是大公报的经济日报老友。我和朋友赶制了一份纪念折页，彩印，精装，上面有黄苗子、郁风、谢蔚明、邵燕祥、丁聪、方成、舒展等人送的挽联、挽诗、漫画像，还有他各个时期的工作照、生活照。我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散文，由岳母题签。还作了一副挽联，印在纪念折页的封底。挽联是：

重庆试声南京喋血莱蒙频发檄文万里烽烟堪追忆；

弱冠反蒋壮岁崇毛晚年独尊民主一生轨迹耐寻思。

照相簿的现场照片中，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这个册页，认真翻阅。记得事后，一些前辈曾给岳母来信，夸这个纪念册页做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所以，在这个清明节，我的最后一个祭祀节目，是又看了一遍这个册页。

冰心壶道（上）

——读壶记之十八

徐　风

1915年。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国际赛会。

来自中国的一批紫砂艺术品获得了金奖。其中有一位名叫程寿珍的紫砂艺人所制作的紫砂缀球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身在大洋彼岸的这位紫砂艺人刚满52岁，这位正当盛年的程寿珍听到这个消息，只是悠然地捋了一下他那灰白的美髯，门下的许多弟子纷纷前来向他祝贺，于是他吩咐家人，从床下搬出一陶瓮封存了30年的老酒，倒在陶罐里，分与大家痛饮。

他就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紫砂艺人之一：程寿珍。

程寿珍也是紫砂发祥地上袁村人。亦有人称程寿珍是宜兴和桥人，太平天国后移居蜀山。和桥自古是个商贾发达的活水码头，有“小无锡”之称。地气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而迁徙则是气场的替换与互补。程寿珍幼时，即被紫砂名艺人邵友廷收为养子，这样的造化并非人人能有。窑场上的人都知道，程寿珍年少即能制壶，凡有次品，养父友廷则严词训斥。这样的家学让寿珍得益匪浅，壶功虽然了得，但童年的嫩肩膀毕竟负荷太重。蜀山脚下，遍地皆匠；壶匠只为糊口，能将那紫砂土敷衍成壶，换些油盐小钱贴补生活，便可悠哉乐哉。名利之类，如天上之彩云，看得眼晕，不看也罢。但程寿珍从小接受的是邵友廷的精英教育。那邵友廷心气多高，“若不想青史留名，那壶还做个鸟啊？”友廷如是家训，常常惹烧窑汉子们笑得掉牙。但有一天窑工们在开窑时发现，程寿珍做的一把壶，真的超过了邵友廷。那友廷闻之，呵呵浅笑，揖手而去。

一日，寿珍自谓“冰心道人”。想来程寿珍是受了道家的影响，老子说，万物遵道。所谓遵道，就是要遵守大道，因为，最大的利来自顺从。从此，“冰心道人”镌在印上，打在壶底，壶在印在；紫砂江湖上说到“冰心道人”都知道是程寿珍。这枚印章帮了程寿珍的忙，没有见过面的人一听这仙风道骨般的名号，都肃然起敬，见了面一看，虽然不那么仙，但有壶衬着，气场依然充足的。不过，这时的程寿珍的影响还只在宜兴一带游弋。

程寿珍真正出道是在上海。有个名叫戴国宝的南京人，在上海开了一家“铁画轩”陶器行。这个戴国宝，自己就是一位民间刻瓷高手，以钢针錾刻花纹于瓷器，号称铁画，故得轩名。戴老板的“铁画轩”大门对着上海滩，后门通着宜兴紫砂窑场。他自己也是个铁杆壶迷，紫砂的历代名作，几乎被他一网打尽。在一份长长的民国壶手名单上，程寿珍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些很少出远门的壶手们被戴老板请到大上海，不是来“白相”的，而是按照戴老板提供的明清老壶照片加以仿制。这些以假乱真的“老壶”流到上海滩上的名伶权贵手里，就成为稀世的珍玩。程寿珍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得以大放异彩，是因为他仿古壶，得古人神韵，壶功又了得，故得戴老板与众多壶客赏识。关键在于，程寿珍在上海见识了许多真正的古玩精品。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阶层嗜好古代钟鼎器物，这种风气也引入到紫砂壶艺之中，程寿珍深得个中三昧。那些古玩上的精髓，一不小心就被他融进了壶里。但无论如何，紫砂的主战场在宜兴，上海最终不是他呆的地方，于是程寿珍又回到宜兴来了。

杜甫漫游吴越

那秋生

今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这位伟大的诗人在他20岁时，曾有过一段难忘的吴越漫游经历。

漫游对于唐代文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进入仕途之前的准备和历练，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杜甫以为，通过游览各地，可以了解到不同的风土人情，真正地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可以结交朋友，拜访权贵之士，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为自己积累丰富的人际资源。

杜甫有一首《壮游》长诗记述了他的越州之行，诗曰：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王。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酬友人

姚国仪

不关风月却关情，
忍听琵琶切切声。
玉宇无尘云路远，
银河有梦鹊桥横。
半塘萍叶随波去，
一朵芙蓉为我生。
欲向东君诉离别，
芳华何处是归程？

我的“丝绸之路”

何黎霞

这几年，我对我的艺术创作进行一些整合，我爱把我走过的艺术之路称为“丝绸之路”。回想起来，我从异乡到上海大都市来发展我的绘画、雕塑，正是一条充满绚丽色彩的艺术之路。

这是一个诗意性的比喻，因为我的性格里时常会有一种艺术梦想。每当我在创作进入沉浸的时分，我感到自己仿佛坐在骆驼背上，手里操着调色板，随着塞上漫漫而爽朗的风，头上是飘浮的蓝天白云，舞动着笔墨和色彩。云彩是那么理解我的心情，我放歌，它就与我一起飘动着，我静心，它就停伫在天际。此时天际是如此宽敞，色彩是如此纯净，我梦见自己埋在蓝天白云间。戈壁滩如此宏宽，发出冷冷的滑音，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静心地听着风吹过，如闻丝竹之韵。这是春风沉醉的戈壁滩，它触发着我心灵的艺术之梦，我在野芳芬菲之中自我陶醉了。我在我的艺术创作中时常有这样一份情怀，在这现代的宽宏之中，我们不要为琐碎而缠绊，我要放开我的歌喉，放开我的畅想，把那份自然中最尽情的色彩迸发出来。丝绸之路的色彩大气酣畅，充满幻想，令人如痴如醉。

这几年我的创作用抒情而又抽象的印象色彩来表现，这是我对油画语言的探求。我总以为，所谓油画是用色彩在做文章，所谓情节是自我心境的写照，这样一幅自我心灵的作品，蕴藉着我对现代色彩的表现，更展现着我个性中大气爽直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不只是形式，而是自然中最寄情我的创作激情。有人说，美术，美是最动情的，美的本质是自然的，因为自然，它就很现代。什么叫现代，就是没有做作，该爽则爽，该亮则亮，该用情就用情。所以，我的色彩中有一种最原生态的表现。

丝绸之路　（油画）　何黎霞

地空接力营救韩国女童

陈　涛

2007年11月14日上午11时，虹桥边检站接到机场指挥处通知，称从广州飞往首尔的南航CZ337航班将于20分钟后紧急迫降虹桥机场，飞机上有位韩国9岁小女孩阿丽娜在飞行途中突然大量吐血，需要急送医院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急重症患者而言，一分一秒都弥足珍贵。接报后，该站领导非常重视，要求各相关单位严密部署，周密安排，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当日，执勤队抽调3名民警成立临时救援小组，于11时05分提前赶到停机坪等候。11时20分，飞机安全降落，民警迅速登机，为女孩及其随行母亲快速办理边检通关手续，并协助医护人员将小女孩送上救护车，为救治病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2月10日，经过27天的住院治疗，阿丽娜痊愈出院了。当日下午，得知阿丽娜一家将乘坐MU511次航班（上海虹桥——首尔金浦）启程回国的消息后，虹桥边检站民警组成温馨服务小组，与阿丽娜父母联系，告知办理出境手续的流程，为其托运行李、换领登机牌、借轮椅、联系航空公司让他们提前登机等一站式出境通关服务。在边检休息室里，阿丽娜一家与边检民警愉快地交谈着近一个月来得到中国各方帮助的感受，当民警送上可爱的熊猫礼物，帮助推着轮椅上的阿丽娜登上飞机的一瞬间，阿丽娜全家流泪了，对着民警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所有的好心人，谢谢中国，谢谢警察叔叔阿姨”、“我爱中国，我爱上海”、“谢谢依，我会努力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你们，再会”……一句句发自内心的话语、一声声感人肺腑的祝福、一次次真挚热情的握手绘成一幅催人泪下的画面，定格在虹桥机场出境大厅，感动着在场的每个人。

下午3时45分，MU511航班准时起飞，至此，上海虹桥边检站等多方参与，牵动人心的“地空接力”终获成功。

据直接参与那次“地空接力”的当值执勤队队长陆文东回忆：“当时接报后，就感觉生命大于天，一分一秒都弥足珍贵，边检民警当时都是用精湛的业务技能去和死神较量的！很抽象，但很感人！之后的每一次地空接力，我们都百分之百地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全力以赴！”

有一位韩国人看了相关报道后非常感动，专门写信给上海的媒体，表达了他对所有中国人，对中国边检等参与营救小女孩的单位的感谢。他在信中说道：“我是一名韩国人，现在43岁，已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在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以往所有对中国不正确的看法都已经烟消云散，这个温暖人心的报道表明，中国是以人为本的国度。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明星，不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我仅仅是一个韩国孩子的父亲。作为韩国一名普通的父亲，我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我将像牢记我孩子生日那样铭记这件事。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十日谈

国门卫士

有“毒”的锦鲤鱼，隐藏着什么？请看明日本栏。